

□赵波

“岁月蹉跎生斑驳铜绿，古音浑厚奏春秋风云。”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晋国，从“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小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国宝“戎生编钟”和“晋姜鼎”的铭文关键词，成为解码晋国崛起、运城池盐作为以物易物商品交流起源青铜密码、晋商发轫运城盐池之实证。

“戎生编钟”上的密码

“戎生编钟”亦称“戎生大鼎”，西周中期懿王时的遗物，在古晋国国都新田曲村考古时发现，现收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戎生编钟由晋国大臣戎生所铸，戎生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人，祖父惠公系周王朝的大臣，受封于畿外，管理蛮戎，捍拒敌方。其父昭伯，是晋侯的大臣，母为戎女。

戎生遵照文侯的遗命用盐卤换铜铸钟，钟体上铸有长篇连读铭文，计154字。相关研究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它的发现对周代经济发展历史、音乐史、青铜器采矿和铸造史及以物易物交换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称誉它为“国之重器”“国宝中的国宝”。

著名历史学家、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教授认为，戎生编钟的做器者为晋国大臣戎生，其铸造年代十分明确，应即晋昭侯六年（公元前740年）；该钟与北宋时著录的晋姜（晋文侯的夫人）鼎关系密切，所铸铭文记述了晋国派遣1000辆大车运输运城盐池所产池盐前往繁汤换取铜料这一历史事实。

“皇考昭伯，绍匹晋侯”，说明戎生的父亲是晋侯的大臣；“嘉遣卤积，俾参征繁汤，取厥吉金”，卤积就是运城池盐。《史记》载“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盐卤就是运城盐池所产的池盐。《说文解字》记载：“卤，西方咸地也。从西省，象盐形。”又云：“盐，卤也。”盐、卤二者可为互训，由此可知商代的“卤”是盐的一种。商周时有盐、梅、酒、饴糖、花椒五种基本调味品，盐、酒地位特殊，可做祭祀用品；盐铁、丝绸、玉石是主要经济交换支撑，但又以盐卤作为夏商周三代的“盐贡”（盐税的前身雏形），卤之取用，夏商周主要是来自运城盐池的产盐之母——“卤水”。商周时期，运城盐池属中央王朝控制领地和军事必争之地。据钱穆《中国经济史》考证，春秋时期中原大地各诸侯国的先民主要食用盐卤，即池盐。吉金就是铜，铸造编钟的铜是用盐卤在繁汤换取的。繁汤，今安徽省临泉县鲖城镇南。

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指出，以往学者曾认为，遣卤积与征繁汤是两个历史事件，其中后者为一次征伐，而通过对戎生编钟的铭文研究，证明它们说的是一件事情。西周晚期的编钟大多是一组3件，而戎生编钟一组8件，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件数最多的一组编钟。这组编钟属实用乐器，所采用的调音锉磨手法，是目前首次见到的编钟调音类型，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铭文中首次出现“穆天子”一词，将“穆天子”一词的出现时间从原知的晋代提前了1000多年。铭文中关于从繁汤换取铜料的记述，亦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者，为探讨铜陵一带古铜矿的开采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更为重要的是，对古晋国利用运城盐池这个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迅

晋商发轫运城盐池之实证

速崛起及晋商以物易物肇始开历史之先河，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司马迁笔下的盐池巨商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并不发达，先民不仅要依水而居，还要寻盐而存。运城盐池盛产池盐，远在5000年以前炎黄蚩时期，就引发原始部落征战、促成华夏民族形成，在中华文明进步和国家版图整合中发挥作用。到了春秋时期，运城盐池为晋国所有，正如钱穆《中国经济史》中说，“盐的种类很多，山东的海盐、运城的池盐、四川自贡的井盐，但春秋战国时期食盐以池盐为主，海盐为辅”“魏河东地区，是当时盛产池盐的地方”。

公元前811年，晋穆侯姬费王继位，迁都到绛邑，史称故绛。故绛（城池在今翼城）作为晋国都城达200多年，因靠近运城盐池，给晋国带来了巨大财富，使其国力大为增强，为晋国成为春秋五霸奠定了丰厚的经济基础，所以晋国决定把都城迁至离运城盐池更近的地方。关于迁都之事，《左传·成公六年》这样记载：池盐为晋“国之宝也”；“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郇瑕氏之地，就是靠近运城盐池西北的晋国封地：古郇国、古瑕国（今临猗郇阳、解州郊斜一带），“盐，盐也。猗氏县盐池是”。许慎《说文解字》载：“盐，河东盐池。盐虽盐，惟此池之盐，独名盐，余盐不名盐也。”

从“迁都”这件事上，完全可以

看出运城盐池对晋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

春秋战国时的大商人，主要都是盐铁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猗顿用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司马迁笔下记载了7个大商人，其中5人是由盐铁致富。《史记集解》引《孔丛子·陈士义篇》记载：猗顿，鲁之贫士。陶朱教之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货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富兴于猗氏，故曰猗顿。

公元前480年，鲁人猗顿在陶朱公范蠡的指导下，在河东一带从事牛羊畜牧，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之后，开始经营盐业。他用骡马作为运输的脚力，把盐池的池盐运出去，东向齐鲁，西向秦蜀及西域，经过多年奋斗，终成豪富，开创了我国商业之先河，被后人奉为商业鼻祖。因猗顿运盐发家于猗氏，运城盐池也称“猗氏盐池”。

晋国因盐池而国富民强，晋文公因此晋升到“春秋五霸”之列。他又因势利导，推行“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积极经济政策，鼓励商业发展，晋国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富商。《国语》中记载，晋国商人“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尚书·酒诰》载：“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一书中说，商贾的“贾”字来源于运城盐池的“盐盐”。他由此推断出中国的商业发展起源于盐，中国最早的商人就是盐商。无论从商业地理优势上、运城盐池资源上，还是从经济学角度上及戎生编钟铭文上都可证明，晋商始于盐商，又发轫于运城盐池的盐卤，盐商起源于运城盐池池盐的交换、销售、贸易。

余音袅袅三千载，戎生编钟醒世人。晋商称雄五百年，运城盐池功大焉！

运城盐商“何胡景”薛明鉴：曾经仁义传乡里

□记者 张建群

随着池盐文化不断升温，盐商历史故事、文化传承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记者在梳理运城盐商故事时，便发现了临猗耽子村的盐商薛明鉴。

关于他的资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其为坐商，即在盐池中经营盐场的商人，每年给政府交纳租金，以錠来计。一錠是一块五十两白银做成的元宝，六錠为限，还有十二錠的。而薛明鉴生意高峰时，在盐池中有庵厦120间，足见其规模之大。他曾经在盐池中经营七、八、九3个盐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他的盐场与其他几个盐场合并为久兴盐厂，后来又改为惠群联营盐厂。1956年，其收归国有，每年国家给薛家一定的股金。1959年，薛明鉴离世，他的夫人则在1976年去世。

为了寻找有关盐商史料，记者联系了运城学院教授、盐文化研究学者杨强。他恰好去过临猗耽子村做过调研，而且见过薛明鉴先生的孙女，留下了联系方式。随后，记者几经周折联系上了她，完成了关于他家善行义举的采访。

薛明鉴先生的孙女名叫薛兰娣，1946年出生。祖父去世时，她已经13岁，对先祖在运城盐池经商的历史有所了解，对于祖父乐善好施的往事更有不少宝贵的记忆。

荒年麦田济困

虽然已近八旬，但薛兰娣老人思维清晰，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据她讲，薛家乐善好施是有真实故事的。

薛明鉴，字镜轩，年少时在西安商铺熬相公，因为天资聪颖、勤于思考，深受掌柜信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天长日久也积累了一定资产。后来，他回到家乡，将资金投至运城盐池，开始了盐商生涯。因为有经营特长，又为人厚道，他的何胡景盐场生意兴隆，薛家由此积累了丰厚的家资，仅在本村置办的田产便有300亩之多。

20世纪初，兵荒马乱，乡村逃荒要饭者不在少数。麦收时节，外来逃荒者在收割过的麦田中拾麦者也有许多。薛明鉴得知后，交代家中收割的人，每块麦田都不要割净，留些麦子让拾麦的人去拾。

麦黄一晌，为了赶时间，帮薛家割麦的人中午不回家，就由专人送饭到地头，到饭时一起吃饭。

每次割麦的人吃饭时，就会有饥肠辘辘的拾麦逃荒者，站在近旁观望。薛明鉴知道后，又嘱咐厨房往地里送饭时多送一些，多拿些碗筷，让拾麦的逃荒人一起吃饭。这种方式的舍饭，往往要持续一个麦收季。

与别的盐商在荒年舍饭的形式不同，临晋薛家盐商以这种方式雪中送炭，为“不以善小而不为”增加了新的内容。

收养逃难孤女

薛兰娣老人说，她曾经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姑姑，是她的祖父母收养的一个逃难的孤女。

20世纪初，有外来的一对衣衫



▲薛明鉴的孙女薛兰娣

褴褛的父女走进薛家讨饭。父亲三四十岁，小女孩只有七八岁的样子。因为父亲身患疾病，又饥饿，身体孱弱，薛家给了父女俩不少吃食，并且收留了两个人。

过了几年，这位父亲因病离世，只留下了孤苦无依的小女孩。薛家出资料理了他的后事，将他安葬，还将小女孩收养。这样，薛兰娣便有了一个外来的姑姑。

小女孩由薛家养大后，薛家又奉送了嫁妆，将她嫁到附近村庄。多年间，女孩与薛家来往走动不断，已成为一门至亲。薛来娣老人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她跟着家里大人去上坟，上完自己家的祖坟后，奶奶还要带她去不远处的一座坟去烧纸。她问奶奶这里埋的是谁，奶奶告诉她，是当年薛家安葬的那个讨饭的人，小女孩的父亲。

薛家的仁义可见一斑。

善待两代伙计

旧时大户人家因为田亩较多，农忙时节常要雇佣伙计。薛家便有一名姓谢的伙计，常年帮薛家干一些农田里的活计。这个小伙子是外地人，家中没有亲人。他开始只是农忙时帮薛家干些急活，因为勤恳耐劳、为人诚恳，薛家对他很满意，他便在薛家长期住了下来。

一年又一年，小伙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薛家又拿出彩礼，为他娶回了邻村的姑娘，帮他成了家。后来，小两口有了孩子，孩子长大后也由薛家资助娶妻成家。

特殊年代，薛家受到冲击。薛家的两代伙计却只说东家人很好，没有亏待过他们。后来，他们还悄悄看望过老东家，在当时传为美谈。

从薛兰娣（来弟）老人的名字看，薛家缺少男孩，据她讲，当年祖父在盐池下经营生意时，还曾收养过一个男孩。薛家养大了这个孩子，供他读了中学，一直到成家立业。

据运城学院教授、盐文化研究学者杨强介绍，薛明鉴后来落户大渠，不过他的后人又返回临晋老家生活了。

如今，薛兰娣和她的儿孙们平静地生活在耽子村，过去的很多年，因为历史原因，薛家人对祖上经营盐业一事讳莫如深，对薛家的与人为善、扶贫济困也从不言说。但是，作为运城池盐盐商之一，承载运城盐商精神气质的何胡景盐场老板的善行义举，是值得我们铭记的。